



旧社区共享叙述



地瓜，攀缘块根，虽位置偏低，却健胃养气。城市需有完善地下管道等基建，地上生活才得以成全。英文叫“Sweet Potato”，就如周子书创立的“地瓜社区”，让地下室卑微存活也可甜美，“地上人”纷纷拜访焕然一新的地下咖啡厅、阅览室、健身房。在伦敦读“环境叙述”，周子书将英国学者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带回北京实践。上

月哈维在首师大谈“资本的空间与时间”，那么如何使资本更正义？此刻全球大趋势的“社企”（社会企业）是其一方法，着重社区共享经济和资源、擅用民间多元智慧、不同社群参与式互动。地瓜年轻团队难得获市级专项资金支持，也在引领未来社企落地实验与蔓延。简单如志愿者与居民、家长与孩子一起动手把废置街道办的三轮车“起死回生”，变身鲜黄色多功

能平台，可搬运重物亦可充当流动教室以至投票站，举办“社区改造工作坊”期间更请来央美交通系专家现场讲解，公共空间当作活生生的课堂。带着理想的新青年，企图重建被社会忽视的角落与自信、地上地下全新的共享关系，描画一幅中国从未有过的“环境叙述”大蓝图。

前不久，大栅栏的邻居们在茶儿胡同里举行了一场野餐——食物剧场之“胡同露营·打开我们的光”，在那个嵌入了微型图书馆和展览空间的大杂院里，人们沿着依古树而建的阶梯到露台搭起了帐篷，树上不仅挂上了很多手电筒做光源，还有很多新鲜水果随手可摘。这场聚会是大栅栏更新计划项目今年推出的生活月的一部分，实际上则始于邻里间一个不成文的小传统：大家会不定期带着食物和酒到米念串门。2012年开始，各类商家、工作室开始了解并入驻杨梅竹斜街，在胡同数量减少、老北京外迁的大背景下，这条胡同却越来越热闹，而且这些年轻人的到来并没有影响到原有居民的生活，反而让这条街变得生动起来，都市人怀念的邻里氛围在这里复苏。与那场让人印象深刻的野餐类似，此前已经诞生过老手艺人工作坊、整条街串联做福袋、童游市集等等，在大栅栏更新计划的推进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是社群融合和共生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大栅栏更新平台的国有企业背景也在助力，使得平台能够且必须与更多的群体对话，并且对社区的历史文化保留负有责任。外界来看，人们容易为街道里新兴的售卖生活方式的店铺吸引，杨梅竹斜街已经脱离了单纯利益诉求的商业模式，而是更着眼于整个生态圈，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反哺，居民们会和设计师们学习如何在小空间里种植经济型植物，设计师们也会和老手艺人学习编铁艺宫灯。到今年为止，由杨梅竹斜街向两侧纵深，已经延伸到了北边的耀武胡同和南边的铁树斜街，今年还会有更大的商业文化联动的项目面世，可以预见的是他们将在探索邻里共生的路上走的更远。

社群共生



您觉得理想的城市规划应该是什么样的？
没有所谓理想的城市规划，每个城市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人口分布等等都不一样，所对应的规划策略也不尽相同，不能套用单一的原型或者说Model。我们工作室也持续地在做城市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拿去展览，但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怎样把对城市这个复杂有机体的研究成果做输出，把这些知识点打包成较为长远和有效的原型策略提供给政府和开发商。

所谓原型策略，就拿手机来打比方，并不是说我今天给你做出了一个手机，而是我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可以用触摸屏代替实体按键，这就是一个原型。至于在这个原型下你把它做成了小米还是魅族，这就是你的事。

原型策略很重要的有三点，第一，问对的问题。你要解决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不对，后面就全错了；第二，提高附加值。通过你的研究和对知识打包的过程，找到一种能为这个事情增加附加价值的策略；第三，普适性。原型研发作

为一种会聚知识的方法，不是某个具体的设计或者规划，不是一个定向的结果，而是把知识给凝结成一些可以被利用的策略。

您觉得北京有没有好的城市规划例子？

我觉得没有用很片面的方式去干预的都挺好的。就像我们所有的家禽家畜，还有我们种的粮食最开始都是野生的，但人类不可能永远只是去挖青裸来吃，去打野猪来吃，而是有选择性地去做定向的培育或者驯化，从而为自己所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很好，但这种好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好”就要原封不动地去保存，而是通过有效的引导，去提高它的价值。

我举一个例子，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很多发展成熟的产业区都是从更小、更分化的单元一级一级向上聚集而成的。美国的硅谷最初就是一群玩电脑、玩互联网的人聚集在一起，好莱坞就是一群拍电影的人聚集在一起，华尔街就是一群金融家聚集在一起。在北京，中关村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说到城市发展，我觉得还是要提高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分辨率，对于那些已经行将就木，证明是处于崩溃期的事物，可以去救它一把，或者给它挪到别的地方；而对于某些被低估了的城市凝聚，也不能在其还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就掐断了它的发展动力。

还是要提高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分辨率



王硕 | META-工作室合伙人